



海豚书馆

方 方

声音低回



CIPG

海豚出版社

DOLPHIN BOOKS
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中国
声音数据库



9 787300 730000 >



中国图书馆
数字图书馆
数字图书馆



054

声音低回

方 方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声音低回 / 方方著. —北京: 海豚出版社, 2012.8
ISBN 978-7-5110-0959-3

I. ①声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54228号

书 名: 声音低回
作 者: 方 方

责任编辑: 王 玮 郝付云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印 张: 3.875
字 数: 52千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959-3
定 价: 1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阿里这一觉睡得好久。

他一直在做梦。他的梦很简单，很多时候，就是吃东西。梦里一咀嚼，嘴巴跟着动，口水便一直滴到枕头上。醒来时，阿里也从不记得自己吃了什么。他甚至连梦的概念都没有。他只是在睡梦中，等着一个声音叫他。只要这个声音远远飘来落在耳根，他一秒钟都不耽搁，睁开眼睛，张口就叫：“姆妈！”

此刻的母亲，就像他想着的一样，满脸带笑。只要母亲脸上有笑，阿里心里就很舒服。他也会呵呵地笑，仿佛梦里的享受一直在延续，一秒钟也未

中断。有一回，母亲满脸忧伤，眼眶含泪。阿里醒时，吓一大跳。他立即就难过，甚至哇哇大哭。一边哭一边伸出两只手，去拉扯母亲的嘴。母亲的嘴巴必须是张开着笑的。这样子阿里的心才会好受。

现在，这个声音还没有到来。阿里继续着他的美梦。这个梦真是太长了。所有的东西都已吃完，它还没响起。

把阿里摇醒的是隔壁罗爹爹。阿里醒来，揉揉眼睛，往罗爹爹背后望望，说：“我姆妈呢？罗爹爹。”

罗爹爹长叹一口气，拿起阿里放在椅背上的毛衣，递给他，说：“阿里，往后得靠自己了。”

阿里没有听清楚罗爹爹说的什么，还是问：“罗爹爹，我姆妈呢？”

罗爹爹想起阿里耳朵不是太灵，便放大了声音，说：“阿里，今天陪罗爹爹好不好？”

阿里还是不明白，继续问：“我姆妈呢？罗爹爹。”

罗爹爹帮着阿里把毛衣穿上身，想了一下，才

说：“阿里，你要乖。不然你姆妈放不下心。你先跟爹爹去外头转转，等你爸爸和阿东回来再说。”

阿里很不高兴，但是罗爹爹的话他也是必须听的。因为母亲每天都会跟他说：“阿里，要听罗爹爹的话哦。罗爹爹有功夫，一个巴掌下去，能把肚皮打爆。那你什么东西都吃不成了。”今天虽然没有母亲说这番话，阿里似乎还是记得。他赶紧捂了一下肚皮。

穿好衣服，阿里脸都没洗，便跟罗爹爹出了门。他的情绪很是低落，因为罗爹爹没有叫他刷牙。虽然平常他最烦刷牙。可是母亲说了，不刷牙就不给吃东西。这样，他就记得每天必须刷牙。罗爹爹却一字不提刷牙的事。果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，就出了门。走出街上，风刮起来。风仿佛知道他的肚子很空，呼呼呼地全都朝里面灌，然后在肚子里四下撞击，咕咕乱叫，似在找出口。

阿里说：“罗爹爹，风蛮大。”

罗爹爹没理他。阿里又说：“罗爹爹，我打屁了。”罗爹爹还是没理他。

罗爹爹是老寒腿，天一凉就要拄拐棍，走路奇慢。阿里先是跟在他的身后，突然记起姆妈的话。姆妈说过，罗爹爹腿疼，要去搀他。阿里便嘟着嘴，上前了几步，把自己的胳膊递给罗爹爹。

阿里说：“姆妈说的，罗爹爹腿子疼，要搀。”

罗爹爹把自己的手搭在阿里胳膊上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姆妈是个好人呀。”

阿里没有听进罗爹爹的话。他心里很不高兴。母亲没见着，牙也没有刷，什么东西都没吃，肚子咕咕地叫。他甚至有点想哭。可是母亲说过，不能在马路上哭，一哭就会遭人笑话。母亲带他出门，每次都会如此这般说一遍。阿里想着，不由自主抬头张望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母亲。

路人匆忙地来去。不时有汽车从阿里身边呼啸擦过。马路前前后后都没母亲的身影。阿里到底忍不住了，又说：“罗爹爹，我姆妈呢？”

街边有个早点摊，罗爹爹停下来，从摊桌下拖了条板凳，一屁股坐下，然后大声叫：“细婆，给阿里来碗热干面。”

阿里站在罗爹爹身边，一副沮丧的神情。他还是没听进罗爹爹的话。他不明白何故今天的早上同平常的早上不一样。没有母亲的早晨，纵是阳光灿烂，于阿里，却仿佛仍是黑天。魔鬼潜伏在四周，随时可能飞扑过来。阿里心里很是恐惧。他需要母亲的声音赶走他们。

细婆把热干面端到阿里面前，见阿里发呆着，便一直伸到他的鼻下。正大口吸气的阿里，突然闻到芝麻酱的香味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阿里望了望细婆，伸手接过面，把整个碗都捧在脸边，嗅了又嗅，闻了又闻。阿里平常都是在家里吃母亲买回的早点。有时是油条豆浆，有时是面窝稀饭，当然也有热干面，这是阿里的最爱。但母亲却不经常买。母亲说热干面要排队，哪有空等？

细婆说：“阿里，伢，看我的芝麻酱放得蛮多吧？”

阿里说：“嗯，蛮多。”

细婆又说：“香不香？”

阿里大声道：“蛮香！”

细婆说：“香就好。慢慢吃。莫着急呀。”说完，给罗爹爹也端过一碗，又说：“罗爹爹，今天没有去东湖打拳？”

罗爹爹说：“正出门，就碰到巴嫂子倒地。老巴慌得险些站不起身。我屋里四强搭帮他送人去了医院。老巴托我帮忙照看一下阿里。街里街坊的，相互关个心也是该的。少打一天拳，没得关系。”罗爹爹叹口气，转向阿里说：“阿里，好吃就多吃点。爹爹荷包有钱。”

阿里嘴里装满了面，咕噜道：“真的？罗爹爹，我还要一碗。”

罗爹爹忙说：“好，细婆再下一碗。”说罢又叹：“唉。刚才四强打电话来说，巴嫂子怕是没得救了。屋里出这么大的事，这伢将来怎么办呀？”

细婆一边烫面一边说：“我也才刚听说。怎么会突然倒地呢？”

罗爹爹说：“怕是累的。阿里姆妈心脏一向不太好，要帮老巴顾店子进货，又做几家的钟点工，还得顾阿里。白天忙到黑，能不累？”

细婆说：“她这辈子也是的！招呼老巴就蛮辛苦了，还加个阿里。叫我说，这样走也好，免得受罪。”

罗爹爹说：“话是这样说。但这屋里剩下人怎么办呢？特别是这个阿里。”

细婆说：“阿东还不晓得吧？”

罗爹爹说：“他从大学城赶过来，怎么也得一两个钟头。怕是看不到他姆妈了。”

细婆便摇着头，叹了口气。

阿里全然不睬罗爹爹和细婆的对话。热干面真的很香。阿里大口地吞咽着，如果没人阻止，他能连吃五大碗。他的胃像是无底。罗爹爹和细婆长一声短一声地说着这世道。主题全是关于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。但阿里一概听不进。这世道上有很多东西，都不会进入他的脑子。他的大脑像一扇密闭的门，大多时候都关闭着。只在偶尔中透进一点光，比方母亲的声音。母亲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小改锥，能轻轻将他那扇密封严实的门撬开一道窄缝。光线便从那缝中透过几缕，照亮他脑袋里一个小小的角落。

阿里住在东亭。

这不是一个惹人注意的地方。尽管离东湖不远，但它的看相跟东湖比，说天壤之别不过分。倘说东湖路和迎宾大道两者形成钝角，博物馆和美术馆便是这钝角尖上左镶右缀的两颗明珠。两珠相拥着一个庞然大物，这即是全世界报业占地面积最大的报社区域。而东亭，便深藏在报社背后，像是胆怯地蹲在大楼的阴影之下。博物和美术的珠光四射，却也照不到它那里去。

幽雅的东湖路和宽阔的迎宾大道，车来车往，不时发出呼啸，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生冷。但

东亭却是窄街。房子亦很零乱。东一家西一户全然无章法地开着些小店。零乱有零乱的好，给人一种自由生长的气息。过往行人一走进东亭，便仿佛掉进活色生香的生活之中。西装可以脱下，鞋也可踢踏着，香烟叼在嘴上，余灰尽可四处弹射。穿着睡衣的女人，拎着塑料袋晃来荡去。自行车和三轮车的铃一遍遍地响着。豪华场合一本正经的规矩在此全都散架。

东亭的店子全都做的小生意，门面简陋却也方便。人们常常站在店铺门口，嗑瓜子儿拉家常，时而也隔着马路朝对面喊叫几声。东亭的人开口说话不由自主散着俗气，但却没一点汉口小生意人的油滑，倒更像是一种乡下人的朴实。

其实东亭以前就是乡下，到处是菜园和河塘。阿里父亲老巴搬来的时候，这里连路都没有，也不叫东亭。住着住着，人就多了，店也多了。罗爹爹在这里开了剃头铺，现在他儿子接手，叫作发廊；细婆摆了早点摊，摆到如今，还是个摊铺；王胖子开了土产店，拖把水桶铁丝应有尽有；李丽红原本

做毛线生意，后来改做精品服装，再后来，又只卖袜子。变来变去，也还是她那个店。他们都在老巴的隔壁左右。老巴开的是食品杂货。店后便是家，两间卧房一个厅。两个儿子住一间，他和老婆住一间。在东亭这算是相当不错的。

世上所有的热闹都是随着人跟着店一起行走。东亭现在虽然还是杂乱不堪，却也是个热闹地方。

阿里是老巴的长子。东亭的路边是他玩耍的场地。以前这里只有土路，不走汽车。家里也从不担心他会不会被车撞着。搬来东亭的新户最先认识的人差不多就是阿里。阿里见到陌生人，总是先打招呼。阿里说：“我叫阿里。”

看到他的人便都说：“哟，是个苕^①咧。”

阿里会回答说：“姆妈讲的，我不是苕。我是弱智。”

人们便都笑。且说对对对，不是苕，是弱智。

阿里就这样留在人们的印象中了。

① 苕：方言，即傻瓜的意思。

东亭离作家协会不远。有个作家经常去细婆的摊点吃热干面。作家听阿里如此介绍自己，便说：“哟，你还是个坦坦荡荡的弱智咧，苕得好可爱呀。”

作家走后，细婆十二分瞧他不起，不屑道：“多认得几个字，说话故意拽，还不如我们阿里。”

阿里的聪明在三岁时戛然中止。现在他已经快三十岁了。

阿里的父亲老巴经常趴在杂货店的柜台上，忧郁地看着他这个儿子。每天早上，阿里都会坐在店里发呆。时间对于阿里没有意义。他并不知自己是在发呆，发呆是别人眼里的观察。对于阿里，吃饱喝足了坐在这里，就很舒服。有时候，老巴忙不过来，便会叫他：“阿里，给客人拿瓶酱油。”

阿里便“哦”一声，去柜台上拿酱油给客人。

老巴原是铁道兵。有次炸山洞，石块崩到身上，断了几根肋骨。伤好后，使不上力，便复员回了家。进村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阿里的母亲。阿里的母亲是武汉知青，被村里派在他家搭伙吃饭。老

巴走南闯北多少有些见识，人也长得仪表堂堂，虽然受过伤，但只要不出大体力，也不影响生活。平常吃饭，经常讲些部队的趣事。阿里的母亲那时也是青春少女，不知不觉便被老巴吸引。不多久，两人居然成了相好。两情相悦时自然也偷吃了禁果。像许多女人一样，阿里的母亲不小心怀了孕。那年月，未婚怀孕是天大的丑事。阿里的母亲担心丢脸，便索性嫁给了老巴。后来知青纷然抽调回城，阿里的母亲也调进了工厂。但她是一个有情有意的人，并没有因回城而抛弃乡下丈夫。她找遍关系，几乎跑断了腿，终于把老巴也调到了城里。离开乡下那天，他们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坐着拖拉机去县城搭长途汽车。结果半道上拖拉机被一辆拉钢渣的货车撞翻。三个人都被甩到马路上。拖拉机手则当场断气。他是老巴的堂弟。

阿里的母亲醒来时，已在医院。她胳膊断了，身上也缝了十几针。忍着疼，她挣扎着找到丈夫和儿子。方知老巴的左腿膝盖以下已经没了，而儿子从头到脚都被纱布裹着。阿里的母亲哭得全身的骨

头都是疼的。她想如果不是她要回城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
一个月之后，他们一家离开了医院。阿里救活了，但脑袋受伤，智力停止了成长，耳朵也聋了一只。阿里的母亲抱他回家的路上流了一路眼泪。老巴长叹着说：“这是命，就认了吧。怎么活也是个活。我们一起好好养他就是了。”阿里的母亲哽咽道：“你说话要算数。我们再怎么辛苦，也让他过得好。今后不准打他，不准骂他。我们当他的爹妈，要对得住他的命。”老巴说：“好。”

两人进了家门，抹干眼泪，心情反倒平静了。仿佛赎罪，阿里从此享尽父母的宠爱。老巴用货车单位给的赔偿金买了房子开了家杂货店。因为腿残，他便负责守店。阿里的母亲则负责进货。小店门面不算大，但吃的用的，什么都卖。维持一家人生活倒也略有盈余。几年后，阿里的母亲又给阿里生了一个弟弟。二儿子出生那天，老巴热泪盈眶，抱着他说：“这个伢将来是我们全家的希望。更是阿里的希望。”